

卷二

第一回

富貴功名命所遭
命遭絕不爽分毫
王侯縱貴時能遇

飲啄微數莫逃
石季不謀偏獲利
劉蕢苦讀也徒勞

試思命憑何計
惟有施仁積善高

前朝朝
孝感縣城外鴻漸村地方有一鄉民姓廉名野表號小

潘氏
生一子取名潔兒夫妻三口是磨豆腐為生又兼賣酒

廉
人朴寔雖是窮漢專喜行善見人飢餓便肯留他來家

肯將旧衣與他穿着故此人皆稱他為廉善人我

做小生意之人只好日趨日活如何得能有餘行此善



天花藏主人編次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清 天花藏主人 撰
卷二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70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5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70(2)

雙紅堂

麟兒報卷之二

第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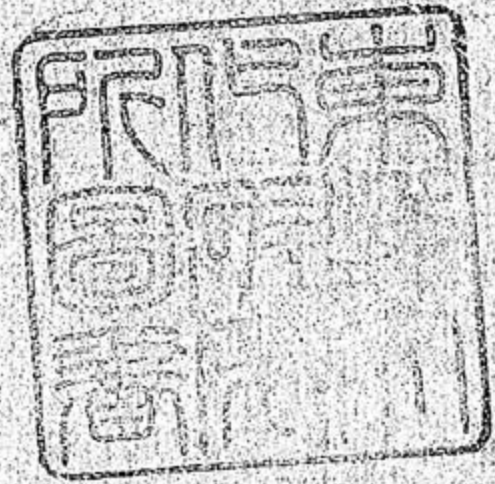
世情母勸嬌兒改節

貞心女勸良婿讀書

詞曰：母心何劣，逼女傷名節。不道梅花真潔，偏要耐冰霜雪。相逢細說，總是同衾共穴。此意較如日月，誰怕世情冷熱。

右調少年遊

却說幸尚書被夫人言三語四說，廉清許多不好，不肯把女兒許他。心內十分不快，過了數日，暗想道：他如今在學中，外與先生不合，內與丈母不投，叫我一時也難照管。我莫若將他送在西來庵中，等他住幾時，再作計較。遂悄悄叫一個老家來，分付道：廉相公近來與夫人不睦，你可悄悄送他在西來庵，密雲和尚房中，說我致意他，說廉相公借寓讀書，薪水之費我自着人送來。家人便去說知，和尚聽見幸尚書送女



科 2007.2



婿來讀書。連忙應承。幸尚書又悄悄對廉清道：「你胸中所學，惟我識你。有一舉冲天之志，但你行藏磊落，習成傲性，往往與人不合。故俗眼人每生譏諷。與其在家悶坐，不如擇地藏修。我今送你在西來庵，密雲長老處讀書。你須潛心理會，以圖上達。勿負吾向日贅你之意。即有他言，勿信可也。」廉清聽了，連忙跪下道：「小婿蒙大人垂青訓養，定當致身青雲，以慰鑒拔之恩。安忍自棄？」尚書連忙扶起，又本出白金五十兩，與廉清道：「你取去，以為攻書之用。至於日用之事，我自着人送來。」廉清便要入內拜辭丈母。幸尚書止住道：「不消。廉清只得別過同老家人向庵中而去。過了兩日，夫人曉得廉清去了，滿心歡喜，便打點要勸女兒改嫁。却又一時不便，過了此時，正值春光明媚，萬物鮮妍，便帶了丫鬟，走到萬卉園來。因着鬟報知小姐，小姐見報忙出來，迎接到花萼樓上拜見。」

見過，說道：「母親今日有何事到此？」夫人笑道：「我想此時百花開放，又值偶閑，欲與我兒同到各處去遊賞，以作一日之樂。」小姐道：「母親偷閑取樂，正宜如此。孩兒願隨母子，便同下樓來。」侍女跟隨到各處去游玩。遊了半晌，夫人道：「百花開時，誰人不賞？貴乎留題，方成佳話。我想古人才定然如此。我兒久讀詩書，可將古人賞鑒事跡對我說。」小姐道：「孩兒若指花而說，只說孩兒言出成心，請母親隨便指來。」容孩兒說罷，夫人听了，便指一枝紅梅道：「此花有何出處？」小姐道：「此花別名杏花看。」夫人道：「有何所擬？」小姐道：「曾記得古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耐寒。此人初未識，指作杏花看。」夫人又指着桃花，小姐道：「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間淺紅。」夫人又指着蘭蕙，小姐道：「幽居種蘭蕙，歲寒久當開。此時侍女皆立左右，知可能論人否？」小姐道：「人具陰陽，各稟天地之秀氣，男

子貧則為忠為良，愚則為奸為佞。女子賢則為貞為節，愚則為蕩為淫。然則皆在人為，又不可一概而論。夫人道我看這些花草，種植園亭，得人灌溉，方纔花發芬馨，邀人寓目。設若栽之糞廁之傍，雖芬芳亦將棄之擲之，孰得而賞之？今你論人貧愚不同，賢則人欽，愚則人賤，確然是矣。我為母的許多心事，向來見你年幼，恐不明大道，故含忍而不言。你今既如此精明，我只得與你說知。你今生長朱門，已非凡品，賦此姿容，就如嬌花，宜乎貯之金屋，配之玉堂。方不辜負，若與腐草同根，飛蓬接葉，豈不令人恨死？我今所恨者，恨你父親當初收留廉清來家，又許他結親，還望他讀書長進，不期他如今一竅不通，竟成了猷子。若真將你配他，豈不是以鴛鴦配與山鷄了？我今細想想來，他又不曾遣媒說合，我又不曾受他半絲一線，止不過你父親隨口之言，怎當得實據待

我另擇個相，豪門招個風流貴婿，方遂我心願。此你母一片苦心，你萬萬不可逆我。小姐听了，直驚得半晌說不出話。夫人道：我兒不必沉吟，此事我籌之熟矣。小姐驚定，方說道：母親之言，雖為孩兒遠慮，但孩兒之性與母親不類，況又自幼讀書識理，一發將性子造成一塊鐵石，只認得女子從一而終，死生不易。至於愛富嫌貧，這此世情，醜態皆孩兒所最鄙。在廉郎雖無雁幣盈門，斧柯奔走，然嚴父命數盟言，豈不重於斧柯雁幣？况廉郎又與孩兒久同筆硯，只因婚好不避嫌疑，屢見面相親，若遵母命，中途改節，不獨敗壞綱常，而回想前日與廉郎一個路人言笑，可謂無恥矣。此言孩兒實不願聞。夫人聽了，拂然道：我兒，你想人生在世，圖此甚麼？不過要受享些風花雪月，就是貧家女子也指望仰攀富室，何況你貴為八座之女，嬌如三月之花，我做娘的安忍將

你嫁到貧賤人家親操井臼啼飢號寒前日還望廉清上進今廉清不才不肖衆所共知尚將何望孩兒萬之不可錯了主意以誤終身小姐道黃雀從來不知鴻鵠志縱使廉清終身貧賤亦是孩兒命該如此只得安命由天母親不必過為憂慮夫人見他不從悶之不悅暗想道我若再說幾句就不妙了莫若且順他使他放心况權柄在我豈得由他做主隨轉過嘴說道我兒既是心願我也不好強你於是母子欢然在園中樂了一日到晚小姐方送母親回房不題却說廉清自到了西來廬中無拘無束不勝快活日間出去撮弄幾個戲法哄騙鄉人衆鄉人見了個個稱奇便你邀我請要他撇弄因而留酒留飯廉清習以為常竟無一日清閑也有人笑他的笑他是尚書女婿不長進趕出來騙人酒食也有人愛他的說他是個俊故之才不拘小節廉清也不放在心

上只到了夜間回來鼾呼沉睡遇了大風大雨不能出門方將書史亂翻亂揭顛頭播腦一番密雲和尚見他如此行徑心甚疑惑一日偶對廉清說道貧僧聞士子讀書埋首青燈不知寒暑方能進步今相公來此半年在廬日少出去日多又不何書聲朗上貧僧不知這是何法乞道其詳廉清笑道這種道理非你所知密雲便不好再問不料廉清這番舉動被幸家之人探知俱細上報與夫人夫人听了正中其怀因叫了鬟使女張揚傳說要使小姐何知灰心動念不多時果被秋萼听见忙來報與小姐小姐听了甚是不悅因私對秋萼道我想廉郎怀才抱孝不是個死心之人所以為此者因見人不知他故特為放蕩以混人之耳目以觀人之醜態此固英雄不得意玩世之所為去非美德也未免傷金玉之品為今之計須得一個知己之人細心規諫他使他感

悟方得挽回若不然而所其狂为不已漸已流入於先忌憚豈不可惜則將奈何秋萼道小姐所說有理但廉相公自小到府中除了老翁小姐那裡更有知己小姐既不放心何不悄悄着人請他來小姐亲自劝他一番使他改过也好小姐道請他來說明固好但家中大小俱是迎合主母之人有誰可托即使廉郎請來嫌疑之際亦不能見面只好空作此想罷了秋萼道小姐何愁不能見面後日是夫人的壽日廉相公自去要來拜壽等他來時待我取個巧情上請他到園中來見小姐小姐細心劝慰他一番他自去悔悟了小姐听了欢喜道這到也好過了兩日夫人生日之晨合家大小俱來拜壽幸尚書着人治酒与夫人上壽因叫老家人去請廉相公來不一時廉清走到遂全公子共拜夫人夫人看見廉清滿心不快只回幸尚書在面前不便發作廉清拜完見

丈母顏色不善便要辭出却被幸公子拖住不放全到書房來見了遂全坐着說話到了下午公子因房上有事去了廉清獨在書房坐得氣闷便辭了先生走出書房想道人俱冷落待我在此無味不如回去尋人做戲法換酒喫罷剛跨出書房門只見秋萼立在小門將手乱招廉清看見只得近前問道你一家人恨不得逐我你為何還肯見招秋萼笑道賢者竟愚者愚焉可一例看人妾奉小姐之命特請相公到園中相見快全我去勿使人看見廉清听了大喜便隨秋萼走入園中見小姐独立在石邊等候廉清走到兩人相見畢遂全坐在石上小姐先說道小妹自別郎君無日不念婚好之盟無時不念全窓之雅但日齒髮有待故尔遲今喜俱各長成結褵有在唯望郎君早占龍頭以諧鳳卜不意郎君一味恃才無人入眼竟不以功名存心唯任性不羈縱

情狂放，到使人情籍上，內外參差，絳帳之萋菲，日生萱幃之慈恩，欲變使郎棄東床之密迹，坐青寺之生疎，情已不堪，理宜發憤，郎君奈何隨地往還，逢人醉飽，其去壩向不知，月几良人自汗於此，小妹之終身却將誰望，百里不辭，五石踴踏，故垂所邀，君一面以決中疑，妹心已尽，剖於斯望，郎勿諱，酒直傾肝胆，庶生此之深情，真所謂生我者父母，知小姐在我身上，費如此之深，心田我者鮑子也，奈何我庶清愚昧，不知只道小姐生於富貴，長於繁華，性必傲而心必驕，未必肯死念寒盟，而不移於如簧之巧舌，五內傍徨，寸衷撓亂，每一思來，不禁痴去，此顛狂之所由來也，再加惡言觸耳，毒語攻心，許多世態，時到眼，欲認為真，而嫚罵之，則恐傷天地之高厚，欲認為假，而忍受之，則滿腔憤氣，又不能平，故不得已借酒消憂，托顛寄

傲自苦，自樂尚不自知，又何惜乎人言，若早知小姐一片深情，有如潭放相憐，深念何異春風，則雖置我於死，亦含笑受之矣，焉敢自廢，而還如狂之故態耶，小姐道：英雄受屈，不肯低眉，此古今之常也，小妹非不知，但郎君乃少年英俊，如錐處囊中，當思脫穎，非駑駘伏歷比也，若因一日之牢騷，便行吟澤畔，效燕市之悲歌，縱不損才，也應廢學，豈有志之所為，胡不潛心經史，以圖一奮，庶清道小姐規箴至此，愛我實深，愚兄豈不自愛，所以為此者，不過韜光斂采，以示不測，至於經綸之學，愚兄久已蘊之胸中，取功名直如拾芥耳，斷不辱小姐之命，小姐听了，時暗歡喜，人說道：郎君既懷至寶，前何不全家兄暫遊泮水，以露一斑，為何落落迷邦，轉資物議，庶清道小姐有所不知，亦步亦趨，何分驥足，洞穿七札，方显良弓，一領青衿，人視為榮，愚兄實羞取以為枋榆之詡，謝

秋風不遠幸賢妹拭目待之小姐大喜道即君大志小妹管窺幸勿見哂二人表明心跡彼此歡然廉清又細視小姐說道記得同窓時朝攜手夕並肩花開共賞鳥語同聽無口不相將言笑只恨彼時兩兩孩提無知無識習以為常竟不知為人生至樂之境誰知一別三秋堂分內外牆隔東西重想片言再思一笑便長望明河不可得矣前日簾前見面忽驚天上瓊瑤能禁相看魂蕩論起來紅絲已定人盡道我廉清終身之福今想來白眼無情我還怕轉是我廉清一旦之愛不知賢妹何以教我廉清悅到此處声色凄然眼中將欲淚下小姐看見忙驚道即君何出此言也小姐與郎君婚既有盟則小妹之妍媸好醜總屬於君又有何憂小妹不解也願即君請道其詳廉清道所憂之故非一言可及且請問小姐之身既曰妍媸好醜總屬於我為何小姐秘之深閨愚

兄逐之蕭寺耶小姐道秣駒秣馬雖說殷宜室宜家豈容草草即君而小妹隔別者有待耳廉清听了復又凄然道我所憂者正憂此有待耳我今不得不直說了凡婚姻有待者富與貴相合貧與賤相宜故父母無二心也若小姐與我則一貧一富一賤原非敵體惟岳父大人具天地之心懸日月之眼拔識我於牝牡驪黃之外故得俸俸而皆稱玉潤然而終為鴉鳳是以難安世論故岳母以廉清為不肖屢欲寒盪兼之左右生讒内外交誑東床一座直如危卵矣今我現守東墻早覩蕭郎如陌路設一旦行役功名日離日遠則誰肯守空盟而始終無偏也今雖得小姐垂憐締結之情尚留一線但恐奸人生蠶母命難違柔弱花枝不能自主則將奈何豈不令今日之相親相憐反成畫餅耶小姐所云有待不識彼時還有待耶抑無待耶此我所以憂也小姐听

了。愕然不悅道：「即君是何言也。小妹與即君既同此盟，則同此心。既同此心，則同此知。何小妹知即君，而即君竟不知小妹耶？小妹讀書明理，雖不能全窺女範而節之一字，亦已講之有素矣。焉肯失三從之父母，即使母有別言，亦難移小妹之心腸。即使威勢逼人，生死恐嚇，小妹亦猶是謹守此心。惟即君是從矣。即君其勿憂之。因解下腰間佩環，贈與廉清道：「此玉環小姝日夕所弄，乞即君佩之。即君佩環，即如小妹之在左右，務使團圓，以徵誠信。廉清听了大喜，双手把玉環接了，繫在腰間。又深上一揖道：「此情此德，終身不忘。今愧無瓊瑤之報，只合異日以鳳冠償恩可也。」小姐听了甚喜，兩人遂聯吟五言律詩一首，以明心志其詩曰

三年一会面小姐 会面尚相思清 且喜心無變小姐 負心天厭之清
還憂事莫知清 失節地不裁清

二人聯吟罷，猶留連不已。秋蕩恐有人來，因說道：「你二人心迹既已，請明速宜迴避，恐被人窺。又添口舌。」廉清無奈，只得放了小姐之玉，作別而去。不知此去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美遇毛延因而着鬼 驥逢伯樂方能驗人
詞曰：紅絲高繫赤繩牽，縛只合閑。廉靜悞，胡為野蔓忽牽纏。多應是，斧柯作惡，貧賤誰知困窮誰竟笑殺枋榆鳥雀。風雲一旦忽飛來，方知是冲天之鶚。右調鵲橋仙

當下廉清別了小姐，悄悄出園，走到所上，見沒人，悄悄便出門一徑回。自山廉清想起小姐囑咐之言，是不得不出門，收回放心，不知不覺，又過一年。廉清此時已經十五歲了。這年正值鄉試，幸天寵南逢寅，借尚書

之力俱有科舉幸尚書便打點親送到省廉清訪知便來見幸尚書道
聞得登第到省鄉試小婿意欲相陪一往觀上國之光望大人携帶
逢寅笑道鄉試場中並無你分去要甚麼幸尚書道雖他無分帶去看
者規模也可鼓勵其後遂着人到庵將廉清行李取回過了數日四人
一齊下船不了一日到了省中尋寓安歇此時場期尚早公子與先生
在寓講讀幸尚書自有些人事交接家人俱各有執事惟廉清一無所
事使日在外用游去打聽宗師大收的消息且按下不題却說夫人
見尚書同去十分快活忙着人去請兄弟齊無知來商議道你外甥女
今年已十五歲了不可不早為之計你姐夫年老岨強只要自家主意
不顧人死活我一向托你尋人家你只說人多碍眼不便行事故蹉跎
至今喜得如今你姐夫外甥俱不在家趁此機會正好行事你且速
出去尋了媒人若有好人家將你甥女定了明日你姐夫回家就不
他反悔了甯無知道不知姐要尋甚麼人家方好夫人道我不像你
姐夫憐才擇婿將虛名害人弄得我這几年日夜焦心我只要揀門當
戶對女婿富豪眼下在我面上增光日后使我女兒受用我便死也放
心拿甯無知道我前叫你向甥女不知問的如何夫人道我近來看
他凡事愛好难道嫁丈夫到不要好麼我只主定主意他自去知我為
他了甯無知道既是這等說我就去尋媒人但不可到這裡來講恐人
知風漏泄寔是不便可先在我家說妥了去后我來與姐斟酌夫人
道這話有理甯無知辭了來家就去尋一班做媒的紐說明明要速為
主不上兩日就有王家李家錢家趙家齊人進士財主生員要與幸尚
書結媳媒人便紛紛到甯無知家來說單說因中一個褚媒婆年紀二

書已長 卷二 第六回

十四五歲打扮得風流騷凡有人家托他擇婿他先要試驗新郎他若歡喜這親事先不成人就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試新媒當日寧先知去囑他与幸小姐為媒細細說明事情褚媒婆就想起貝公子原來這貝公子名錦字天才他父亲是現任戶部主事差往云南抽稅日路遠不帶他去函他在家讀書這貝公子年纔二十家事甚富因此恣意奢華酷好女色他已定過商家小姐尚未成親就是褚媒婆做媒約定今年冬裡准娶不期商小姐春間得病死了這貝公子是望門寡婿褚媒婆一時想起便來尋他到了門上管門的見是褚媒婆來說道公子出門去了褚媒婆道我有一頭好親事來報你公子公子若不在須要等他一會說完竟往內走走到了書房便問書童道你公子那裡去了書童看見是褚媒婆忙笑道你來尋公子想是有事要幹須知公子一切之事皆托我代替今日公子不在公子就是我你若要幹甚麼事這此無人書房中牙床又便可與書童幹了罷也免待等公子着急褚媒婆道我來尋公子果有事幹他人替不得你一个小鬼頭兜怎也想喫起大茶飯來書童笑道你說差了豈不知稱錘虽小能壓千觔你這試新媒若不信便請與書童試新看說罷就走近身來褚媒婆見他近身忙用手一推將書童推倒在地書童笑道你今推我一交少不得你有求我的日子褚媒婆亦笑道我不求你書童忙扒起來做着手勢笑道若公子回來我看見你与他如此我也必要如此拿你如此如此不怕你不如此兩人正在取笑忽報公子回來書童走開公子走入書房見了褚媒婆便笑問道你几時來的褚媒婆亦笑道我方纔來的回有一件喜事特來報你公子道甚麼喜事褚媒婆道當初商小姐親事原是我

十四歲打扮得風流騷凡有人家托他擇婿他先要試驗新郎他若歡喜這親事先不成人就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試新媒當日寧先知去囑他与幸小姐為媒細細說明事情褚媒婆就想起貝公子原來這貝公子名錦字天才他父亲是現任戶部主事差往云南抽稅日路遠不帶他去函他在家讀書這貝公子年纔二十家事甚富因此恣意奢華酷好女色他已定過商家小姐尚未成親就是褚媒婆做媒約定今年冬裡准娶不期商小姐春間得病死了這貝公子是望門寡婿褚媒婆一時想起便來尋他到了門上管門的見是褚媒婆來說道公子出門去了褚媒婆道我有一頭好親事來報你公子公子若不在須要等他一會說完竟往內走走到了書房便問書童道你公子那裡去了書童看見是褚媒婆忙笑道你來尋公子想是有事要幹須知公子一切之事皆托我代替今日公子不在公子就是我你若要幹甚麼事這此無人書房中牙床又便可與書童幹了罷也免待等公子着急褚媒婆道我來尋公子果有事幹他人替不得你一个小鬼頭兜怎也想喫起大茶飯來書童笑道你說差了豈不知稱錘虽小能壓千觔你這試新媒若不信便請與書童試新看說罷就走近身來褚媒婆見他近身忙用手一推將書童推倒在地書童笑道你今推我一交少不得你有求我的日子褚媒婆亦笑道我不求你書童忙扒起來做着手勢笑道若公子回來我看見你与他如此我也必要如此拿你如此如此不怕你不如此兩人正在取笑忽報公子回來書童走開公子走入書房見了褚媒婆便笑問道你几時來的褚媒婆亦笑道我方纔來的回有一件喜事特來報你公子道甚麼喜事褚媒婆道當初商小姐親事原是我

做的今日死了。是公子造化到了。貝公子道：我聞他生得甚標致，今日死了，怎麼是造化？褚媒婆道：死者死了，生者方來，豈不聞三年不死媒婆大晦？我今日此來，要將一位賽王嬙欺西子才貌十倍于商小姐，又是大鄉紳的閨女，特來與公子作伐。貝公子听了大喜道：是那家的？有這等標致，褚媒婆道：是幽蘭里幸尚書的親女，昭華小姐。他生得標致異常，才華出眾。日后公子享用，不要忘了。我說起手人便見你有情了。貝公子道：我不是蒞情人，只不知這頭親事是怎樣做法。褚媒婆道：做法到不难，只要公子聘財加厚，禮物豐隆，自去便成。貝公子又問道：幸小姐今年几歲了？為何向來沒人說起？褚媒婆道：有個緣故，遂將蕭清前事后說了一遍。如今夫人与母旧做主，故此另尋人家。他的母旧就是。幸無知，今要趁幸尚書不在家，急急尋人定下，就不怕他回來翻悔。公

子要成這親事，明日可先備一副厚禮同去拜窻無知，再許他事成，重謝他。一應承萬無不妥矣。貝公子聽了大喜，就留褚媒婆在書房同宿。一宵明日好同去拜他。褚媒婆也樂得再試新郎，就與公子同宿。是夜兩人盡情談興，不必細說。到了次日，貝公子就備一副厚禮，同着褚媒婆走到窻家，無知接見。褚媒婆將貝公子的來意說完，隨將禮物送木上。又許事成，重謝窻無知。見了大喜道：得蒙公子枉顧，蓬華生光，何敢當此隆禮。今欲却之，又恐公子疑我不肯，只得要全收了。貝公子道：如此足見老夫玉成厚意。晚生自然感德。窻無知道：公子乃當今傑士，甥女實闊閨名姝，各不相讓。幸生明日定有好音回報。貝公子與褚媒婆大喜辭歸。窻無知見了禮物，約有五十多金，不勝快活。即來見姐，道：兄弟今日訪得一頭好親了。便將貝公子人物門第，父親現任主事，說

得花錦簇夫人聽得津有味十分心肯轉又說道兄弟我的心事只圖体面奢華要塞你姐夫的嘴你去對他家說聘金禮物要十分齊整方遂我意若有一件不到臨時爭論莫要怪我寧無知道姐姐不要費心我見他家用不盡的錢銀公子又十分慷慨我去對他說他自然如姐主意過了幾日兩邊俱各說妥貝公子便揀了八月廿七日行禮納聘且按下漫題却說廉清在省中打听得宗師有臨場大收又有新息例准取一名童生現場便滿心歡喜悄悄先納了卷子到了初六日又悄悄瞞着家人帶了筆硯隨眾到考場中進考不期宗師看見童生太多所取有限要思難他一難因出了兩篇四書五個經題下來題傍又殊批一筆道七篇皆做不完篇若不閱中童生見了大驚如何做得出七篇文字又且五經不能皆通便一闕散去一大半剩下的不過寥寥數人過了午後早有一個童生上堂交卷宗師將那童生一看見他面如秋月目若春星年紀只好十四五歲因問道你七篇可曾做完否那童生道做完了宗師便叫收卷官接了上來展卷一看果然二書五經七篇做完因滿心歡喜再從第一篇看起看一句贊一句看一股贊一股看一篇贊一篇直看得津津有味及細細看見了不禁拍案大喜因對這童生道你原來是個奇才我在此歲考科考已經兩遍為何將你一個奇才埋沒了我今准你入李就送你現場包管印下就飛騰而去廉清見宗師着紫憐才跪下拜謝宗師因叫人折開卷子知他名字叫做廉清因問道廉生你既有此美才為何府縣遺失竟不見你卷子府縣可謂無目遺珠了廉清道此非府縣遺失童生聞得宗師老谷冰鑑公明例有大收故妄思直截一試以休冲天之舉至於府縣層壘

之煩安厭而未赴宗師听了愈喜道大才大用有志竟成如今場期甚
 促本道也出案不及不出案又不便起送觀場文書賢契如今不必回
 寓可隨本道回衙待本道差人替你備了試卷到臨期本道親送你入
 場罷燕清听了又跪下拜謝遂侍立堂傍候宗師收完眾童生卷子方
 纔隨他回衙正是
 王在璞中誰識寶
 駿嘶櫪下豈知神

誰知處處遭遺棄

今日方逢碧眼人

到了初八日宗師帶了燕清親自稟明監臨方纔放了入去燕清到場
 中靜坐号房等得題目到手便開卷疾書灑灑千言一如宿構遂交卷
 出場宗師早已着人伺候一見燕清便將他扶入轎中擡入衙內宗師
 就叫燕清錄出文字來与他看完喜道賢契掄元奪解又何疑焉燕
 清道若得如老爺之言方不負登拔之恩遇也及三場完畢拜別宗師

回寓幸尚書看見問道你這几日那裡去了使我着急叫人四下找尋
 燕清道小婿偶遇亲戚而去今始放回幸尚書道我急欲回家只因不
 見了你故在此等你今回來我要先回家你可同先生与天寵待揭
 曉过太后来燕清太允次日幸尚書帶了几个家人起身先回家去
 了燕清在寓与幸天寵說笑因見案頭有幸天寵寫中文字燕清
 取來一看只不做声幸天寵又把逢寅文字与他看燕清看完说道庸
 序熟只宜小試幸天寵道你看我的文字如何燕清道筆鋒新穎自
 是利器但嫌氣未充滿只怕今科尚太有待誰知幸天寵不服便道
 与逢寅说知逢寅大怒罵道狂妄畜生鷓鴣豈知鴻鵠小年又豈知大
 年哉燕清曉得付之一笑且说燕清的卷子落在嘉魚縣知縣房中十
 分得意呈送主考官看見了大驚道此奇才也因添上好批到了填榜

時遂將蔣清填了解元折開年貌籍貫方知纔十五歲主考房師大喜不一時掛出榜來此時將交五鼓逢寅與幸天寵早着家人伺候看榜掛榜之時是末名先掛起家人沒末名看起看到第一名並無逢寅幸云路名字家人便擠出人叢如飛回來說知逢寅與公子見說不中甚是懊惱不期一陣報人打進門來逢寅重新歡喜連忙問道我逢寅中在那裡報人道逢寅不曾中逢寅又問道想是幸云路中了報人道幸云路也不曾中逢寅便大怒道既我二人都不中你們來報甚麼報人大叫道我們是報解元姓蔣的知他在此故來報他逢寅一發嚷道你們既做報人也須訪確為何亂報我這裡並無姓蔣的入場為何在此炒鬧因叫家人趕他出去報人發急道人都說在此處為何截躲了胡賴莫非要賴報錢家人道我這裡只有一位姓蔣的他姓蔣生家

曾入場且问你說的蔣解元叫甚名字莫非同姓看錯了報人道解元是蔣清習詩經孝感縣人就是幸尚書的女婿我們如何會報錯逢寅听了竟驚呆得不敢做聲幸公子与家人听得明白不勝驚喜以為奇事未知蔣清如何不出来承認再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幸小姐避金夫迷路

毛御史引玉人回真

詞曰當年紅拂私奔去為與英雄遇英雄今日變頑鴉不免生駭紅拂又私奔相逢看破他行徑只道子儀幸忙之急用絲牽誰知是花不是並頭蓮

右調美虞人

却說逢寅幸公子并家人听见蔣清中了解元皆說道這奇事了報人道不要耽閣我們的工夫快請解元出來幸公子便連忙走入不期蔣清在房中听见報中解元却不就走出來隨着逢寅公子家人與報

人嚷鬧他只躲着暗笑。今見公子來尋，只得笑嘻嘻走出來。逢寅撥轉面皮迎着他，問道：你几時進場，瞞得我們。應清笑道：此所謂大年焉。知小年鷓鴣不知鴻鵠了。豈不聞云梯尚可平步，我應清獨不能以童生而中。解元麼？逢寅听了，甚覺羞慚。東邊人听见他说是應清，一齊吶喊道：解元在這裡，便一擁上前，見應清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孝生，便不由分說，竟撮上有頭，背着就走。出大門外，有轎子等候，將應清擡入轎中，擡了如飛而去。逢寅與公子俱各驚吳忙着人去打听回來，說道：應相公果忒中了。虧宗師大收親送入場，今中了。解元是寔，逢寅听了，對幸公子道：他新中，氣驕，我在此不好意思，你與他是郎舅，可等他事完一同回來。我今要先去了。幸公子在名，逢寅便收拾行李就回去了。幸公子只得在寓等候。潘清同回，且按下不題，却說寧死公日，支來情。

情與姐，商量貝家的聘禮。夫人要長要短，俱叫他開帳去說。這一日，褚媒婆同寧死知正在夫人房內商量，不期小姐的侍兒秋蕩要到夫人房裡來，走到房門口，看見房門虛掩，內中有人說話，不敢徑入，只得閃在傍窺听。見夫人道：貝家與我俱是鄉宦，既行礼來，也要像樣，寧死知道這個自在。秋蕩听了，甚是疑惑，回想道：我家只有一个公子，若與貝家求親，決是我家行礼，他家受聘，却為何爭他的禮物？此事可疑。頭再听個明白。不期房內高一句，低一句，听得糊塗。塗塗忽夫人討茶，早有一个侍女走出，秋蕩閃開，讓他的前走，去后跟來，叫道：春梅姐，我一等春梅回頭，見是秋蕩，回笑道：你整日服事小姐，不得出頭。明日有喜酒喫了。秋蕩見他說話有因，便扯住問道：你说的话，我一些也不明白。明日有甚喜酒，我與春梅自知失言，不肯復說。他推道：夫人立等要。

茶我去了來秋萼見他推辭忙拔下一根良簪道你說了我就送你春梅看見良簪便笑道我說是對你說你切不可去告小姐夫人知道我就死了遂將夫人嫌庶清貧窮越老爺不在家托寧日爺褚媒婆為媒將小姐又許了具公子約定明日納聘后日老爺回來便不怕老爺反悔這事家中個個俱知道只要瞞了小姐你千方不可說出來害我秋萼應允遂將良針送他春梅歡喜去了秋萼便將竊听并哄春梅說出實話細說了一遍小姐听完嚇得手足无措不禁双眼泪淚疼傷款款絕回說道古來婚姻以父命為重今母親志福我於不義是速我死也說罷悲啼不已秋萼勸道依我看來輕生又不如忍死婚姻既以父命為正何不忍死以待老爺回家自有公論小姐想了半晌道你這話有理我今想起來除非反經行叔方不負庶郎之約也秋萼道反經行叔

怎麼說小姐道我聞得庶郎父母住處離我不遠不如同你潛出既匿其家尋老爺回來早與庶郎作合便不妨了秋萼道小姐此計甚妙但事不宜遲待我打听路徑明白方好出去遂去了半晌忙來對小姐道只消從五升園西南邊出去轉灣向南就是通衢不上一二里就是庶家只是我與小姐俱是女子路上行走人見了不便莫若我二人改了男粧方使人不疑小姐道這等更好只是沒有男衣秋萼道公子的衣服現有一箱在小姐處何不取出來穿小姐道有理連忙打開箱子只見樣樣俱有二人歡喜无限等到三更小姐粧扮起來秋萼看道小姐這樣裝束竟是一個美貌官人連我也看不出小姐笑道好便好只是脚下如何豈不被人看出秋萼道這一發不難了小姐只消穿了公子的靴內多襯些綿絮脚上多纏些裹脚搥是不多路到他家就

除換了，也不碍。小姐只得依他穿起靴來，果有些看不出，就孝男人走破了一回，又取水洗去脂粉，便一扎梳頭，短髮覆額，帶上巾幘，秋菊也尋了几件男衣鞋襪穿了，又叫小姐將些金珠寶物藏在身邊，又去看。春花正在睡熟，不一時見天色將明，二人悄悄下樓，將門闔好，走到園中，西南牆邊開了小門，二人出走，正是

原係紅拂舊行藏

只愁歧路行如織

南北東西不異途

二人出了園中，只撿大路而行。行了半晌，漸天明，路上有人行走，小姐身了，即欲退縮，秋菊連忙說道：「如今你我改裝，俱是男人，如何復作女態？俗語說：『裝龙像龙，倘到前面，何路就要与人拱手作揖。』方妙。小姐點頭道：『是便氣昂，高頭闊步而行。』到日高三丈，還不見到小姐，慌了道：『你說燕家不遠，為何走了許多，不到這路？想是走錯了，你快去尋人。』

秋菊听了，因向着一個老兒道：「借問，我家相公要往鴻漸村去，離此還有多遠？」那老兒將他一看，道：「小官入你錯走了，這里是往東北的大路，越走越遠，你要到鴻漸村去，可折回身，向西南上走十餘里，纔是哩。」說完，老兒去了。二人只急得沒法，前行又沒處去，回去又恐撞着家中人，正立着躊躇，忽斜刺裡冲出一陣人，擁着三乘轎子來，小姐同秋菊閃在路旁，讓車人并轎下子過去，不期前面轎內一位官人不住的將他二人觀看，及轎子過去了半晌，忽有一個青衣人走來，對小姐道：「方纔我老翁在轎中看見相公有甚話要說，特着小的來請相公去一會。」小姐听了，大驚，只得說道：「我主僕二人是過路的人，無事不使見你老翁煩你回報罷。」青衣人道：「我老翁是欽命進京的官，那個敢回他若要回，除請相公去回說罷，就一手來扯小姐一癸着慌。」秋菊連

忙嘆道：你這人好生無禮！我這相公是尚書公子，官也不小，你怎麼就動手拉扯？那人見說，是大來說，連忙說道：得罪得罪小人，只求相公同去。一見相公若不去，老令就要責罰小人。說話雖說得和緩，却只是扯。羞小姐的衣袖不放，秋萼對小姐說道：公子就去看他老令，也不妨事。那人見說肯去，便放了衣袖。小姐心中躊躇，若有難色，秋萼便向小姐耳朵低低說道：今事已至此，只須大胆而行，不可退縮。小姐此時無可奈何，只得勉強隨着那人走到船上。那人忙去稟知來說，道：老令在艙中請相公進去。小姐真是事急無奈，只得走進艙來，朝着那做官的深深一恭道：晚生幸雲路乃禮部春卿率希庵之子，偶因有恨，徘徊道左，適值旌旄突至，失於迴避，本當上請，因未識台荆，故逡巡不敢。何幸反蒙呼喚，不識有何賜教。你道這官是誰？原來就是毛羽，他被謗罷職在

家。回前年火焚之時，親見人出怨言，遂回心改過，要做好事，以蓋前愆。又托人跪求當事，將他欽取陞了在京御史，便將家事交與老管家看管。止帶了奶，并小姐，一齊進京。不期在轎中看見這個少年，貌美異常，却走路驚慌，似个逃亡的模樣，恐有苦衷，好替他分解。故此着人叫來問他，不期說出是幸尚書的公子，便連忙走下來，施禮遜坐，說道：幸生毛羽，與尊公既同桑梓，又係通家，但未曾會得英姪，今蒙聖恩特授御史，欽召入京，故星馳就道。本決面辭尊公，因聞得英姪鄉試未回，只得抱歉而行。不意有幸，轉於道路間得親英姪，幸小姐听了，無可奈何，只得信口說慌，道家居日晚，姪有事秋闈，欲加策勵，故久淹省下。即老台叔之欽陞榮耀，俱坐於不知，正愧失於趨賀，今无意反得仰瞻仙範，直遭際之榮也。毛羽道：方纔偶遇論理，也不決唐突相邀，只曰英

姪亭玉人曰所未見故思一接光儀以為快視又曰見矣姪趙趙岐路若有既憂故思細叩其詳以為消釋一係熱腸一係愛慕不意相逢竟是疾姪不知疾姪果有既憂否幸吐誠告我已徵予之知子幸小姐原要遮瞞不料被毛羽一口道着他的心病遮瞞不得暗驚訝只得叔宜答道老台叔冰鑑何窺微察既如此晚姪今日進退維谷者寔有一段不得已之苦衷不意老台叔只一眼早已如見肺腑真神明也毛羽听了大喜道可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矣疾姪若果有怀何不見教纔是紛絲當為一解幸小姐此時已說出苦衷又見毛羽淳淳推問怎好不说欲要捏一他詞一時又捏不出只得答道晚姪之苦實非有大故止不过家庭姻婭非宜慈母不諒耳毛羽道原來如此易事耳若果好述不妨早歸溫鏡倘非淑女直陳不願怨芥柯亦難強求何必違

違道路如被逐之臣也幸小姐道野蔓荒衣苦辭不去萱堂信誤執意又难以口舌爭百思死計故不得已欲行遁以待其回心所苦者茫茫天地前無所往后无所歸以致趙趙行徑為老台叔所窺不知老台叔何以指迷毛羽听了暗想道他不願婚者定是嫌所婚之人不美耳我若以小燕之美配他自死不願之理遂動了一个擇婿之心因辭說道婚姻乃終身大事既不能情願我也不敢苦劝如所说難於推脫忍避地以待其自解到也是一笑若慮去住无依則我今進京矣姪何不暫且同我一往稍避此時結禱无人則亲事自去寢矣亲事寢待我再着人送矣姪还家亦未為遲不知疾姪以為何如幸小姐听了暗想道母亲今日受貝公子財礼房中不見了我兩家爭論起来定去要費一番口角归去是万不可也如今既已出来庶家相近又不便去他又再三

我何不將計就計。同他進京。暫避此時。再作道理。主意定了。就向毛羽打一恭道。晚姪既已蒙老台叔如此提攜。感激不盡。自願隨行。毛羽見幸公子肯去。滿心歡喜。一面叫備酒。一面分付船家開船。湏臾酒至。二人對飲了半晌。毛羽細細板談。向古說今。喜得幸小姐讀過幾年書。樣樣好答得來。毛羽十分歡喜。就叫家人收拾前艙。與他安歇。及至飲畢。毛羽請幸公子安歇。自己回到后艙。白夫人全毛小姐接住。見毛羽滿面喜氣。就問道。你同甚麼人在前艙說話。喫酒如此歡喜。毛羽就將幸公子的話。自首至末。說了一遍。夫人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與他講了半晌。毛羽道。我聞人多矣。清俊的也。曾見過。有才的也。曾見過。却從不曾見才貌兼全如幸公子者。風流。真是一個佳婿。我意欲把小燕配他。見了。小燕才情。自去心願。故再三留他。同我進京。恰遇他正

要取避惡劍。成去允從。此中似有天緣。夫人可分何處。一供給必頭。

潔且等到京。我再与你商量。夫人听了歡喜。畢竟后来如何。且听分。

第八回

報捷行聘沒與齊來 失女悔盟有禍双至

詞曰。做事還須存道理。不才定有差池。嬌娃嬌婿久相宜。忽去貧易。

富翻使合成離。不道風云平地起。冥鴻已占高枝。再思往事悔。

應運明。快心事轉削面。和皮。

右調臨江仙

白夫人听了毛御史分付。一路留心管待。幸小姐且按下不題。却说幸

尚書別了逢寅。天寵蕭清回家。一路就閑。直至二十七日。方纔到家。門

尚未開。家人使女忙去報知夫人。夫人連忙起身。聽見老爺到家。當胸

喫了一个定心拳。你道為何。原來這日是員公子納聘的日。此事幸尚

書不知。倘或撞着。定有一番爭鬧。如何是好。若再遲一日回來。我收過

禮便不怕他了。偏今日到家，怎這等不巧，又暗想道：事已至此，並無別法。目下西園丹桂，開得大盛，比往年不同。我只說是兔子的吉兆，哄他去。看花，騙過今日，再處。正在暗算，只見幸尚書走進房來，細說孩兒。全先生各完了場，要看过揭曉方回。我回等不得，故先回來說。未了，忽听得一片喧嚷，家人僕婦，亂奔進來說道：老爺夫人不好了。回老爺來家，太早，大門不曾防備，被一夥強盜打進來。聲要拿老爺。幸尚書與夫人听了，大驚失色。谁知不是強盜，却是來報。廉清中解元的一起，報人一路訪知，廉清是做豆腐的兒子，沒甚想長。又訪知是幸尚書招贅的女婿，十分快活，遂不去報。廉家竟先到幸尚書家，來擁到大所，亂叫。亂嚷，要請老爺說話。幸家：人突去見了，誤認做強盜，往後亂跑，道不好。強盜打進來了。中報人听了，知他錯認，大叫道：你們不要慌，我們

不是歹人，是報錄人來報你們大相公喜的。衆家人听了，方纔歡喜出來。拍架早有兩個跑進來，叫道：外面衆人，不是強盜，是報錄的來報大相公中了。快請老爺出去打發他。幸尚書與大人听了，方纔把一團鶻味，都變做歡喜。幸尚書忙走出來，中報人一齊擁住討賞。幸尚書道：我家相公中在第九名上，可取報條來看。中報人道：相公中得甚高，求老爺分付明白，方好看。遂爭多爭少，直到清足了，中入方取出一張報條帖，在所中。幸尚書定睛看去，却是捷報貴府中式第一名解元廉清。幸尚書看完大怒道：你們這班光棍，何不訪我是何等人家，怎敢捏造虛報來騙財物，還不快出去說罷。就氣憤，要走進去。中報人一齊攔住道：老爺要進去不得，我們中人辛苦，萬苦來報，不過希圖厚賞，怎肯受罵白。去了。幸尚書道：你這班光棍，不知死活，你既以假報騙人，我罵

你赶逐出去，还是你的造化，再要胡说送到府县，还要夹打你，申报人听了，便大嚷道：「我们日夜跑来报喜，又不犯法，为甚麽送到府县去夹打？」若说是假报，难道榜上的名字也是假的？若说廉清外姓，不认帐，难道不是老爷招赘的女婿麽？为何老爷反说这话？幸尚书道：「谁说廉清不是我的女婿？他若果中了解元，乃是我天大之喜，便重赏你，我也不惜，但这廉清纔十五岁，又是童生，连府县也不曾考过，如何能进场？既不能进场，你们妄捏假报，说中了解元，指望骗钱，豈不是一班神棍？如今说破，你还敢嘴强麽？」申报人道：「我们既是一班神棍，要捏假报，骗人为甚？不妨个进过场的秀才去假报他，转来假报一个不进场的童生，且这廉清是秀才是童生，有进场，无进场，我们皆不知道，只看见老虎榜上第一名是廉清，我们就来报了。今老爷也不须动怒，我们也断

不去，再过一会，少不得有个明白。若是真的，老各自要重赏我们。若是假的，我们愿老爷送到府县去夹打，就是幸尚书听了，转弄得无可奈何，只是默然走来走去。此时甯夫人在屏后听了这话，见说不是儿子中，反说是廉清中了解元，又气又恼，忍不住在屏后也嚷骂光棍，骗人方走入去，忽见第二报一阵人赶到，屏上也贴起条子来，报喜看姓名，却是一猷头，报人大笑道：「这难道也是假报？也是光棍，幸尚书看见这猷光景，到弄得惊疑，没法起来，及细想一番，却只是摇头不信，过了半向，忽见逢寅也赶到了，跪落轿走上所来，向着幸尚书深深一揖道：「恭喜老先生令婿，竟独占鳌头，不負老先生之具眼矣。幸尚书听了大喜道：「他一个童生，又不入场，怎得中逢寅道：「令婿不独才奇，竟是一个奇人，遂将他大收赴考，并做五经七篇，宗师爱他，亲送入

場之事細說了一遍幸尚書听了是實且喜得心花俱開衆報人見幸尚書歡喜在傍插嘴道老爺且漫歡喜我們一班光棍不知可要送到府縣去央打了幸尚書忙陪笑道是我錯怪尔們了賞了重此罷因分付家人杀猪宰羊管待衆人早有一個丫鬟見了這事連忙入內報知夫人道逢相公回来了說廉相公中了解元果然是真夫人听了味渾身麻木竟說不得話來只躲在房中去暗頓足道悔道這事做得大差了我只認廉清無才不長進故將女兒配許貝公子只指望收他的厚聘風光風光誰想廉清忽中了解元竟是一個貴人了豈非自悞若是貝家行聘不約定今日还好商量却又恰正是今日兩下夾炒怎生區處兄今日已將午那貝家聘禮也就到了一時撞見豈不爭鬧若要着人去知會貝家叫他不要行來此時馬已臨崖如何勸得他住

左思右想急得沒法一時氣苦一個惡心早一交跌倒床上翻天覆地的叫不好了心疼要死了鬢聽見忙走入房看見夫人疼的七死八活慌做一團只得着二個煎茶送來守定夫人又着兩個去報老爺又着兩個同小姐房中的春花去報知小姐原來這春花清早起來看見小姐樓門未閉又聽見老爺回家便走出來看及見報來報許多熱鬧他便呆了貪看竟忘記回去今着他去報小姐只得同二個了鬢去了此時幸尚書在外所正同着逢寅打發報人賞賜忽聽見門外三声砲响又大吹大擂的起來逢寅忙說道想是那一家來賀喜了幸尚書也信是真連忙叫人迎接禮物自己同着逢寅立在旁查看是何人的見許多人紅了綠了簪花掛綵抬的抬扛的扛許多盤盒俱往所上擺下盤盒俱是茶菓羊酒金銀珠玉綾羅緞疋十分豐盛落後一張轎子

歇下走出一個披紅的媒婆來夾在中间叫人擺開禮物幸尚書見了大驚不知是何緣故忙着家人取禮單來看家中遂向盒中拿出一個禮帖双手送與幸尚書幸尚書同着逢寅揭開看去見第一行金字是聘禮千金以下是綾緞等物末後寫愚婿頓首百拜幸尚書看完勃然大怒罵道只小畜生怎敢如此狂妄逢寅見了只嚇得在背後吐舌幸尚書就着家人去扯這媒婆來見我家人見老令發怒只得上前把褚媒婆拖來幸尚書罵道你這該死的淫婦這事從何而起從實說來褚媒婆見幸尚書發怒連忙陪着笑臉道今日是個吉日凡事要求老令包容就是小媒婆做的這頭媒原不差甚麼況且貝公子年少多才因抑慕老令尚書門第小姐閨苑瑤台故樣樣依從願領命聘禮千金綾緞釵鏤又不下千金為品物件不為不備老令豈是尚書他父妾也

登黃甲即有不到之及也頃对小媒婆細說叫他添來補上為何就動起怒來幸尚書听了這話急得怒發如雷只叫家人動手怎奈這些家人但曉得是夫人主意不敢動手幸尚書怒氣噴胸自己赶到褚媒婆身逐一連三四個巴掌罵道我家小姐自幼許配廉清久贅我家誰人不知你怎敢串同貝家無端強聘尔不想一個庶民之家也不敢輕易娶聘已定之归何況我三品尚書千金小姐你敢花言巧語來家強聘你今即有三頭六臂鉄胆銅肝也难逃官法立刻處死褚媒婆被打得太陽火星直冒又听见送官外死只得帶哭說道常言道無事不登三堂殿螞蟻不八無縫磚今日這頭親事小媒婆是領夫人之命又有甯曰令與我同撮合而成老令為何只怪我一個幸尚書听见說出夫人与甯無知來忙叫人去尋甯無知不期這甯無知的轎子在前到了門

下轎正欲進來早有一個幸家之人對他說今早老令回家廉清已
中了解元甯無知喫了一驚曉得此事做差有些不妙連忙躲開去了
家人來尋那裡有個影兒只得回了幸尚書幸尚書便氣憤了走入內
來要與夫人爭鬧不期兩個了鬢正走來報說夫人急心痛疼倒在床
上已不省人事請老令快些去看救幸尚書听了赶到房中看見眾僕
婦含淚道夫人不好了氣死了幸尚書忙走到床邊細看夫人止奄
一息九死一生那裡还敢說甚么只是脚跌掙胸氣苦了一番因叫了
鬢灌救復走出所來指着褚媒婆大罵道你只賊奴既做媒婆豈不知
婚姻主持必從父命方敢議婚怎敢大胆乘我不在家哄騙夫人做此
悖理之事如今夫人说你哄騙氣死在床我奏聞朝廷不怕你與貝家
只畜生下是死罪你且去看了夫人因扯了褚媒婆走到房中褚媒婆

見夫人在床上這般光景嚇得胆戰心搖往外就走幸尚書扯住道你
如今好了將這禮物帶去還貝家我万事俱休夫人就有長短也不
你褚媒婆到此沒法奈何只得說道我一個個人怎麼回得老翁也須着
個人同去他方肯信我幸尚書道這不打緊便走出听前對逢寅說道
此事先生儘知相煩同他到貝家細說知利害逢寅就对褚媒婆道
待我同你去說明褚媒婆沒奈何只得對着這批撞禮的人說了一番
這批人也見事情做錯不敢言語各將禮物抬上肩頭同逢寅褚媒婆
去回貝公子且按下不題再说幸尚書見禮物退去了又打發眾報人
賞賜不一時俱去了正欲轉身來看夫人忽見幾個了鬢跑來道老翁
又不好了幸尚書嚇了一驚忙問夫人怎麼樣了了鬢道夫人病還不
妨只是小姐與秋萼俱不見了幸尚書大駭道這又奇了一個小姐深

藏於內，怎會不見？必是在園中，閑耍衆侍女道：「我們因夫人病重去報。」小姐不期到花萼樓，不見在上，便往各處尋遍，並不見小姐。與秋萼的影兒，幸尚書道：「豈有此理？遂同衆侍女來尋小姐，各處尋到，果無影響。」幸尚書暗想道：「莫非女兒守志見母親，許了貝家，不好拒絕，竟行了短見麼？」一時着急，便叫家人在井中、井荷花池內各處打撈，又到各處黑暗的地方，恐他縊死，並不見踪跡。且說夫人正在床上發昏，忽听使女說老爺發怒，退回了貝家禮物，便放下心頭石塊，纔進些茶水。不期又報說小姐秋萼俱不見了，如今老爺各處尋覓，並無踪跡。又着了一急，只得叫侍女挽扶着也來尋小姐。走到幸尚書面前，幸尚書正急得沒法，便埋怨道：「一個好好的女兒，被你害得如此！如今不知死活存亡，又不知在那裡存身。」說完，咬牙切齒，痛哭流淚。夫人也大哭道：「這是我命，不是倘有短長，短我命自然難活。」二人哭了一啼，忽見管花園的老家

人走來道：「小的今早起來，見兩南邊園門不閉，只道夜來忘拴，如今不見小姐想起來，一定是小姐見夫人做這事，同秋萼私走出門，藏躲去了。」幸尚書听了，止淚道：「這一定是了，既有出路，大約所去不遠，速速着人尋訪。」夫人也含淚道：「只是叫人尋訪，却不可張揚，明日廉解元回來，知道就不便了。」幸尚書道：「這也說得是。」遂分付內外家人，只留心尋訪，小姐切不可走露消息。家人應諾而去。未知褚媒婆回復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民國書局

卷二終